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张毅

微发黑的豆包和馒头，心里还犯嘀咕，婆婆的厨艺能行吗？可万万没想到，一向很挑食的儿子，那天吃了两个豆包，喝了好几碗鸡汤，从没见他食欲这么好过。我问婆婆，豆包怎么这么好吃？鸡汤怎么这么好喝？她告诉我，做豆包的面粉是她专门让乡亲们帮忙用刚收割的麦穗去磨房磨的，里面没有添加剂。豆包的馅儿也是她自己做的，里面没有放糖，只放了豆子和红枣。鸡汤好喝，因为鸡是婶婶家自己养的土鸡，渴了喝井水，饿了吃玉米，养足一年多。菜是婆婆和其他街坊邻里在各自的小院里种的，各家种的菜吃不完，就经常拿来相互分享，他们连食用油都是自己榨的。

听着婆婆给我讲她在老家的生活，看着她开心的神情，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分享的不是食物，而是快乐。

食材好，就不需要有很好的厨艺，但是需要有一颗实实在在的心。我发现了“土”这个字不是谁都能配得上的。动物要吃得干净，要自然生长无激素，才能被称为“土鸡”“土猪”。食物要够绿色、够天然，才能称为“土菜”“土鸡蛋”。人要实在、淳朴和真诚，否则你配不上这个“土”字。原来我们在老家吃的不是一顿顿普通的饭菜，而是一群厚道的人对于“土”的追求和坚持。土，是乡音难改，是乡亲难忘，是乡土难离。

在老家的那些日子，内心是平静的，饭菜是香甜的，睡眠是安稳的，孩子是自由的。在一粥一饭的简单和一朝一夕的平淡里，我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感。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：生命要的不是结果，而是过程；伟大的成就太难了，小小的满足就很容易；成为杰出的人太难了，成为幸福的人就很容易……但是这里最吸引我的，还是“土”，是本土的“土”，是乡土的“土”，是故土的“土”。此刻，“老家”在我心中有了具象化的样子。

在那之后，我们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回到老家，那里成了我们疲惫生活的解药。平凡无奇的乡村里，藏着最惬意的生活。人间烟火，粗茶淡饭，平平淡淡，才是人间真实。农村小院里的花花草草，村里的街坊邻里，都是我们无法忘却的风景和记忆。

每次离别时，渐渐远去的，是老房子，是孩子的童年，是回忆。经历过许多人生无常，老家的生活让我心生感慨：心安便是归处。



那棵枣树

张雨尧

可以说，外婆是除了护士之外，在这世上第一个抱我的人。我出生那年，外婆56岁，头发乌黑，身体硬朗。她常常抱着我去买菜，抱着我去幼儿园，抱着我在家属院里溜达，直到母亲下班。在我6岁之前，我同外婆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，我们也因此有了心有灵犀的默契。有一次我问外婆她在吃什么，正在吃东西的外婆无法用语言回答，就用手比画数字“4”。“柿子？”我说。一时间两人都笑眯了眼。

童年的快乐总是没什么理由的，小小的场景，却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。

6岁之后，表弟出生，我和外婆也就分开了。再往后，我与外婆就只能每周见一面，甚至是每月见一面。每次见面，外婆都会说起那棵枣树，那棵我从未见过的枣树。

枣树长在外婆家以前的院子里，那院子是多年前外公外婆一起买下、打理的。院子里除了枣树之外，还有一棵梨树和一棵柿子树。一到秋天，橙黄的柿子和亮黄的梨子就会挂满枝头，而那些枣子若是来不及摘下来，就会落在铺满地面的落叶上，红色与暗灰绿相间，煞是好看。由于外婆爱吃枣，她便最喜爱那棵枣树。即使是匆忙赶去上班，也要转头看一眼枣树，才算安心。可惜后来外公去世，院子卖了，外婆也就再没见过它。

这些都是外婆说的，她说无数遍，我也听了无数次。小时候我还会好奇地追问有关那棵树的其他故事。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我与外婆之间的默契似乎越来越不如从前，我越来越不明白外婆讲这些的原因——现在住的高档小区里有各种各样的花和树，干嘛非念念不忘以前小院里的那棵老枣树呢？

是我忘了，外婆太孤独了。

一个人孤独，就会回忆。外婆的年纪一天天变大，头上的白发染了又生，严重的静脉曲张和白内障让她不敢独自外出。前段时间的轻微脑溢血也让她不敢多吃肉，多吃糖。外婆以惊人的速度衰老着，也在心中以同样的速度累积着孤独。于是她愈来愈怀念，怀念同丈夫在一起的时光，怀念儿女一同嬉戏的时光，更怀念自己烫着头发、穿着花裙子的时光。于是，她怀念那棵枣树。

她怀念着。

我不知道那处院子现在的房主是谁，更不知道那棵未曾见过的枣树是否还在。我多么希望那棵老枣树还在那儿，还能在秋天时结下累累硕果，还能被人用心呵护着，关爱着，理解着，欣赏着。我更希望我能陪着外婆，再去看一眼那枣树。

我希望着。

一年多来，我们一家人去了好多地方旅行，但是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老家。

因为从小在城市长大，所以我对“老家”的印象一直很模糊，直到遇到了我的丈夫，一个在农村土生土长的人。以前我一直觉得说一个人“很土”，是个贬义词。直到我在丈夫的老家遇到一群“很土”的人。

去年国庆节前后，我和丈夫一起休假，正值老家秋收的季节，天然种植的瓜果蔬菜都很新鲜，我正好想带着儿子去休息一段时间，顺便调养身体。婆婆不适应城里的生活，这些年一直住在老家。78岁的婆婆看起来身体依然硬朗，甚至比我们年轻人还要精神，那段时间都是她在照顾我们的一日三餐。刚开始我看她拿柴火锅蒸好的微

走进阳光

李如玉

母亲耳背，这几年不论她是打电话还是和朋友聊天，我都得在她身旁，像一个翻译，准确地说，我更像是一个声音调节器，把音量放大，把语速放慢。

前一阵我声音嘶哑，不能高声说话。母亲很着急，催促我去看医生，她知道我喜欢朗诵，说，你嗓子沙哑怎么朗诵呢。我也很着急，但不是因为朗诵，而是因为我不能高声说话，母亲怎么能听见呢？

前两年，小侄给母亲买了一个助听器，但母亲说戴上很难受，执意不戴。也是，助听器把所有的声音都在耳朵里放大了给你听，包括走路的声音、碗筷相碰的声音等。正常人都没觉察到的声音，在他们的耳朵里变得尖利刺耳。戴助听器就有这个矛盾，这是无法避免的，不戴则更糟。我发现有时和母亲交流时要么她听不见，即使听见了，她的思维也不能立刻跟上。年龄大了，视觉、听觉都会衰退，这属正常，但“眼复几时暗，耳从前月聋”，那滋味那境况还是让人伤感。

今年过年时，母亲的同事，也是我的高中班主任，打电话和母亲闲聊，她们好久没联系了。对方一直在说，可母亲明显跟不上，她拿着手机几次回头问我，说的什么，接着把手机给我，让我代她说。我与老师寒暄几句后，就说到母亲耳背的事。老师说她也耳背好几年了，现在戴着助听器就可以和别人

交谈、打电话了。我问她，戴着助听器难受吗，噪音能受得了么。她的回答让我一下兴奋起来，她说感觉不到什么噪音，现在助听器在不断完善，去噪功能加强了，而且还有专门的医生为患者作测试，根据测试结果来配置助听器。妈妈听了这个信息很高兴，愿意试一试。弟弟联系好这家专卖店，第二天医生带着仪器上门为母亲测试，根据测试的数字、图表，她向我们推荐了一款助听器，在电脑上用某款软件进行调制，弄妥之后，让母亲试戴体会一下。我们用正常的音量和正常的语速和她说话，她都能听到，而且也没有感到什么噪音。母亲很满意。

医生叮嘱了佩戴助听器的相关事宜，其中一条是坚持听和读。每天看新闻联播半小时，训练大脑的反应能力；每天朗读半小时，要求听到自己的声音，这对听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恢复大有好处。

医生走后，母亲立刻拿出父亲的《世味如茶》，开始读其中的《老年赋》。这是母亲很喜欢的一篇文章。母亲以前的朗读是很好的，流畅、清晰、准确，让人听着很舒服。耳背后母亲就不再朗读了。现在读得虽然远不如从前，但足以让我欣慰，母亲能够朗读了。5号铅字太小，我复印了大号字的文章让她读，比如阿紫的《我的北方》《与春天一起上路》等。母亲读得很认真，



真，这时的她沉浸在朗读的欢乐中，非常投入。

随后的几天里，母亲给她的老同事打电话，第一个就打给了我的班主任。现在母亲不再需要我充当声音调剂器了。她的听力大大提高，人也活泛起来。母亲和老师都借助助听器海阔天空地聊起来，母亲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自如地打过电话了。

我在一旁看着，听着，为她们高兴。如果没有助听器这种高科技产品，她们很难有这种无障碍的交谈。想起母亲这几天一直在读阿紫的《我的北方》：“朋友/让我带你走进北方/走进北方/和我一起沐浴北方金色的阳光……”

是啊，助听器像一缕阳光照进了她们的生活，让她们重新有了自信，有了欢乐。